



雲間雜識卷之二

郡人李紹文節之撰

余山騎龍堰後姚姓者鋤田得一小瓶僅如筆帽兩頭通
徹非銅非石擊之不碎焚之不然一胡僧捐二十金買
之姚大喜過望試問其用僧曰此物有陰陽陽瓶掩日
陰瓶掩月此乃陰瓶可以掩月試將微火置瓶中時月
上弦忽然無光衆共驚異

浙星士姜姓行術於松頗驗偶入鄉謁著姓孫氏曰余命
限有難星過度須喫一頓棒故來避耳孫甚喜留酌因
推諸兄弟命姜曰君家自此衰矣乃各就寢頃之劫寇

自外至先獲姜痛擊之幾斃已而劫諸孫搜索殆盡家
遂不振數之不可逃如此

徐文貞公林居遘難鄉民多踵門呼名罵詈者公曰慎勿
報復譬如犬噬人人豈可噬犬耶必有人持杖擊之者
因口占一絕云昔年天子每稱卿今日煩君罵姓名呼
馬呼牛俱是幻黃花白酒且陶情

衢州瞿一峰善卜課神應郡西許姓欲傳其術即倩瞿卜
課以決之初不明言瞿細觀曰甚善但明年三月當遘
人命然無害止傷財耳許笑曰欲從君學課耳瞿遂曰
此不足憑乃從之學至三月瞿病死許為衢人所訟久

之得白然費財多矣

吳俗信鬼人病不服藥聽巫賽神費出不貲雖至破家甘
心無悔正德末年路公迎來守松乃赫然下令捕其渠
魁得若干人悉置之法餘悉竄出境由是諸巫日夕詛
咒公後公以美擢去始戢此風莫盛於今所謂茶筵者
非十金不可安得如路公者一肅清之

路公迎為吾郡守憤盜賊之橫有捕至者贓証具在則不
待申請擒至大門外折其兩足三年之內路不拾遺近
來劫盜公行恐連累地方互相容隱甚有得盜贓令盜
逸是反以盜為外府何能止盜

隆慶間高新鄭當國與徐文貞有却時張按院蔡兵尊承
望風肯思甘心徐氏凡賣過田產准許回贖或加價波
及合郡刁訟成風夜卧不得帖席民謠云種肥田不若
告瘦狀時事可知

徐文貞家居高中玄修舊却文貞不免驚惶忽夢一虎噬
其左臂文貞舒拳擊之虎隨斃醒而自喜知其終不能
為害也不半載中玄見逐

徐文貞居林下有一邑令來謁自誇曰晚生做了二十餘
年舉人世事也都學得些徐曰老夫做了五十餘年進
士一些世事不曾學得令慚而退

嘉靖庚寅徐公存齋為爭聖像不當埋棄與永嘉大忤聲
色俱厲禍且叵測維時仰齋尚在襁褓托孤於先祖海
樓公及鳳峯沈公先祖時為比部郎沈則候選進士也
後二公卒徐作祭文及墓誌俱及此事

萬曆癸未正月朔日郡中地震是年徐文貞公薨
國初遣京堂有風力者巡行天下江南則胡少卿也余五
世祖卧巖公鄉居遇土豪顧乘白驢出游踐禾祖憤甚
擊折驢足少選豪遣多人拆廬舍擄服器祖欲訟而畏
其力遇少卿微行告以故胡約旦日至汝家書牘如期
而至祖撒網於塘祝曰能紓此憤當得巨魚果得魚以

餉遂為書牘數日胡按臨投牘豪遂伏辜家貨沒入官
嘉靖己丑七月吾郡飛蝗蔽天幸颶風大作驅蝗入海遺
種入地得水即化為蟹食稻有司奏為蟹災

隆慶三年七月十四之夜吾松邊海地面風潮大作殪屍
從潮滾入城市婦女棲止樓閣者水一蕩漾即傾倒鮮
得免者

猴死能為祟余所知者三曹濮陽家一猴死埋於園每出
為祟顧邑泉移居其第夜見一猴登榻擊之而下金平
岡自任所攜一猴歸旋死夜亦為恠年餘方已朱文石
園門繫一猴每至園即擲果與之一日偶忘之猴忽人

立抱其身朱大驚踢死園前夜聞猴聲

上海庠友顧某嘉靖壬午赴試泊舟唐家墳霏雨中見一
女子極娉婷掠其舟而西顧凝眸久女亦回顧顧叩其
何往曰將訪外大母少選當至晚刻果來顧留宿衣盡
解獨留左襦未明去曰幸相訪於陸花冠家後訪陸見
一畫像則其女也因病左足膝瘍夫家悔姻憤死唐家
墳側則其外大母瑩顧聞之大駭

王梧亭有僕在鄉死三日矣王未知也忽見僕至與之語
如常尋入內訪其女倏不見少頃有人從鄉來方知僕
死王大驚竟無恙其女三日死

朱初泉鄉居夜有鬼恠初至叩門敲壁堂有鑼鼓則能擊有旗幟則能舞或拈筆題詩吹笛作聲凡有所叩應答不爽是年初泉尊公及乃伯俱辭世

奕士湯晉川忽得竒疾歌哭跳舞無常三年不愈董幼海起廢謁客道經其門湯從竇中窺之不覺驚叫狂奔入臥室疾忽若失

朱道人法名德安唐行鎮人也嘉靖甲寅年五十二已有二子二女矣始茹素念佛不解文字語言朴野曾於五臺山遇師得密語歸即不問生事余山宣妙寺僧無塵留居寺中癸亥正月八日忽覩大光明中有二童來迎

即與衆約六月六日午時我將坐化至初三日即不食初五日就池浴竟趺坐厥明僧俗聚觀者約二千人乃令昇龕至山頂整衣登山迅速如飛向龕拜者三北向拜天者三東西向拜大衆者二乃入龕至午刻無塵執香一握入龕火起道人東西舉手作辭衆狀須臾火熾燎及鬚髮猶摩面合掌端坐而逝先君為道人作行實刻宣妙寺中

張清原烈既掇兩魁以殿元自負京師有相字者遂書一非字問之其人云二甲第六名問除何官曰二品衙門六品官問何部曰水部及傳臚果然選都水司主事

雲階雜誌 卷之二 五
萬曆丙戌吾郡杜孺懷時騰以石埭掌教會試子宗彝孫士全三世同入會場京師人士無不往觀

萬曆丁酉春一友請仙問今歲解首仙書口字又問仍書口字莫測其故及呂公原發解二口始驗

吾郡好賭博者無不破家獨鉅鹿父子以此起家遂成素封亦一變體

方父母礪菴公與孝廉沈兼山善方有吏才薄幕事畢索燭四枝往沈劇談沈亦聊備蔬酌話至二鼓始別每月再至然沈從無一語居間方愈賢之

某太守延客必作長夜之飲設酒坊長及伺候役人不勝

煩苦方父母礪菴公知之矧太尊將登席必來執盃置箸即回縣理事事畢則仍至飲所候送客客不自安旋散去

貧生數輩以弔喪送葬為生喪家無論識與不識即製祭軸往拜每軸列名數十人大抵有名而無人者坐索酬儀不滿其欲不去此風近来愈甚

松俗火葬習以成風甘按院紫亭公創立義塚刻碑以垂永久公去而火葬如故矣然其費亦不少如僧道送喪獅豹前列鼓樂喧闐親朋醉飽不下四五金何不買地分許薄葬其親俾免焚炙之苦

陸文裕公無孫乃盡取族子垂髫者擇之命設酒飯令諸子侍食時陸三山郊方十歲飲食自若旁若無人餘皆畏縮至不敢舉箸文裕遂決意立三山後官石阡守世其家

萬曆三十六年郡大水民幾為魚矣賴撫臺周公懷魯請賑請蠲得免溝中之瘠至今讀其疏令人酸鼻直仁人之言也通郡士民作詩文誦之彙為一帙名大東輿頌顧少參之子季峰寒月令家奴解衣躡踞以胃腹溫其兩足客訝之則曰素富貴行乎富貴

吾鄉有以懷挾得科甲者其子即以懷挾褫青衿有以行

賄得鄉科者其子竟以行賄掛白簡

龔方川為刑科右奉旨勘問伊藩事其至戚納賄公不知也素慈仁加刑諸幼聞其悲號不覺墮淚大起物議左遷

沈虛明幼科獨步某郡守子病延沈視脈夫人諄諄告以子病之由沈若不聞守訝其不應對曰奶奶自對老爺說醫生悉知矣可謂得體

唐抑所為諸生時與董觀心善董喪父唐弔之帖寫春教生董之兄侍郎公見帖頗訝之使人問曰家老爺問相公為何人來弔唐曰觀心是我會友初不知你家有恁

老爺

張宗伯天駿居東門外三里橋郡公訪之時已及午矣公曰寒家離城遠親友至者必留午飯然止肉腐而已老公祖下顧須宰一雞幸弗訝其菲郡公欣然致飽而去世兩賢之

余友陸湛泉閩政苦子女之多連淹三女後值媿身夢寐中見前三女索命不兩日死矣

沈清婦吳氏與鄰媪何氏善何密寄百金於吳曰即吾子亦弗聞也後何遷去夫婦相繼死久無音信吳病亟徧覓何不得得其子乃出囊金與之曰此若母所寄今歸

若我目瞑矣其子拜謝而去

萬曆壬辰年郡中有男女幫間男如翟衍泉朱沂川朱良宰之類女如吳賣婆之類皆能壞人名節破人家產真一郡之蠹賴甘按院紫亭公盡擒之痛責問罪諸惡斂跡歲餘復熾矣近丁姓相府之奴子也為一包一陸誘其闖賭不五年萬金家業俱為烏有甘公再生不知處以何罪

畢公白陽司理吾郡自奉甚薄鄉親餽遺通不受家人有餒死署中者各役畏悚衙門肅清方李郡侯思弦公去國之時設無畢公祖砥柱中流恐吾郡之受禍者不止

彭蔡兩君而已應世世尸祝

陳後梅成所兄弟舉進士俱成科且俱二甲三十六名官皆至少參何偶合若此

吾松向無中武狀元者萬曆壬辰顧鳳翔中武科第一累陞參戎

朱旅溪應對敏捷在比部時太平府一同年謔之曰狀似松江之鱸即應聲曰寧作太平之犬

萬曆壬子科張拱端履端軌端兄弟三人同胞且同榜吾郡自開國以來所無

吳平坡做秀才時有三大願一願蕪湖抽分二願買楊千

戶房屋三願買某娼為妾後登弘治乙丑進士三願俱遂

吳怡竹者良民也始捐義田助鄉役有司旌之扁曰尚義未幾府縣知其有田連僉重役力不能辦竟死於獄莫為福先真至言也

楊父母雲樓公最嫉上舍貲即充役者必追正身大半被撻至於酒席餞餘分犒諸公尤覺難堪顧清字嘗曰人之所以為人藉有此孝弟忠信禮義廉恥耳娼家八者全無故曰亡八吾輩不敢棄去孝弟忠信至於禮義廉恥則漸滅盡矣自命曰亡四

萬曆壬子鄉紳俱充糧長閏十一月聶父母井愚公入觀
縉紳緋衣往送肩輿二十餘接踵而行有一老者立西
門弔橋邊笑曰今日一群糧長何故都著緋衣
張太尊未第時館於海上適東家有訟事在府倩諸文學
鳴其不平太尊亦充數襴衫拜跪彼一時也後拜郡牧
一堂之中旋跪旋坐不出十五年趣竒

萬曆甲午乙未王公懷吾令吾邑移文兩臺增高郡城着
龔楷等二十人董其事凡士夫所助修城之費即令磚
灰鋪戶對支無分文寄庫年餘工竣百雉歸然王竟坐
此調簡一何寬也

吾郡縉紳某舟行阻風泊一富室之門其兄慕宦名欲延
之飲弟曰此引虎入室也兄不然之留飲樓中後宦造
宅思得富室之樓兄不允乃中以危法不勝憤恨且悔
不聽弟言遂自縊樓下樓隨拆去後宦有女不安其室
逼令雜經此樓與鄉民所縊處不爽尺寸孰謂無天道
哉

朱太尊泰菴居官清正不屑趨炎時董幼海建言謫戍家
居公時加候問而徐文貞秉國家奴有犯必懲文貞欲
黜之久矣會大計幼海適起為考功主事時太宰將以
不謹處朱公幼海大言曰奈何欲黜良守太宰曰此貴

鄉徐老生意也公自與講解幼海曰姑少待某即往
矣隨謁文貞具道朱公當留文貞曰此公有何好處幼
海曰無論其他即其加厚門生不畏老師足知其品矣
文貞不得已曰此貴衙門事請自裁處幼海具復太宰
朱遂留用

徐長與沈鳳峰社友也後沈守寧波徐為奉化令初謁行
跪禮沈曰此何異優人扮戲須脫畧可也徐曰如今在
場上不得不如此沈聞言頗不懌徐復上坐益不能平
後大計銓部詢及奉化令沈竟無一言徐遂罷歸

金劍峰之子患妖症吐舌長數寸每以足居上首居下顛
倒而行劍峰偶送一道士出門復入中堂目見一婦人
在戶內走入屏風中乃碎屏風火之魅亦不見而子病
亦瘥

洙涇鎮張姓貧甚月餘不得酒飲大覺流涎其友聞之贈
以一罇張遽欲啓飲其婦止之曰姑少待明日售綿紗
市得少肉佐酒何如夫喜諾遂置酒壁間夜半大風壁
倒酒竟歸於烏有矣

張見峰於嘉靖辛丑九月二十八日遭父喪人多魚肉之
家業傾廢乃安貧好善恪守家法至萬曆辛丑九月二
十八日其子瀛海公以鼎元歸第中衰者六十年而復

振不爽一日

萬曆辛巳江陵當國華邑父母楊公雲樓僉審各屬各區公正以董丈量又選大戶九人為管保公正令君時時呼喚稍後至則遭呵叱每令君前行則布轎九乘隨其後今且三十餘年而九人生死興廢各各不同姚少津以子岱芝貴封給事中盛五亭享素封俱年七十善飯餘七人俱歿矣如外父朱公文泉家廢復興子景和登進士顧清字欽授光祿署丞家饒裕宋繼字韓思樂莫左江馮文麓暨先叔承江則家業廢盡矣

濟豐倉舊在南門內後徙西門外錢涇橋河南築城以衛

今五十餘年城將圯矣設能及時修葺引水入城萬一倭警許鄉民蓋房其中儘可容生靈數萬分兵防衛而一二武弁統之亦是備倭一策

郡庠掌教丘公本巖名行達連江人所入俸金諸生有稱貸者不論貧富一概畀之雖一二年之久不納子金嘗云銀在篋中必不生出小銀何不應諸君之急此仁人之心也遷威海掌教不赴後唐柳所感公思查例降級復為邑諭歲餘亦希覲者

先祖海樓公嘉靖壬午應試夢桂樹上開牡丹四十二朵是年舉於鄉明年成進士四十二歲解官謂已應矣至

雲隱雜錄 卷之二
癸亥歲年六十七而終自發科至捐館共四十二年又
值嘉靖四十二年夢之驗如此

嘗讀清異錄所載黑心符歷歷道繼妻之惡雖未必盡如
其言然十得五六矣所以徐文貞遺命子孫不得續娶
唯許買妾以侍中櫛最為特見

相傳倭亂時一丐者死其所畜猴逸去盤踞普照寺殿中
夜則竊取各店餅果之類食之有人見其項有一箍行
疾如飛普照寺修造時工役夜宿此物時來攪擾旦視
臥處遺毛滿席至今尚在

徐玉臺名賢修十念法門於萬曆丁未六月十六日對鏡

趺坐轉金剛經準提咒忽見鏡中一菩薩立後螺髻黃
衣黛眉粉面極目注視半晌不滅徐即起拜復見鏡中
一童面西側立青年垂髻眉目如畫細髮披離飄飄可
數豈大士與善財示現耶又徐嘗以茶供大士盞中忽
生金花五朵諸人共覩二事見寶蓮齋集及董太史所
為序中

松郡四賢為張季鷹陸士衡王龍顧野王向無專祀陸文
定公勅建四賢祠於超果寺張王屋又建祠於神山崇
真院側歲兩祀之亦是勝事

松江府後一帶皆縉紳第宅民房無一椽二百年來不發

一科第萬曆癸丑朱景和始中甲科

吾松諸大老家堂聯長短不同然皆美秀而文如朱旅溪尚書家云碧水丹山容一老笑談風月黃扉紫閣有諸公整頓乾坤顧文僖云事親若曾子與纜說得一個可才美如周公旦着不得半點驕陸文裕云一方風教仁人里三世冰銜學士家潘恭定云履富履貴履盛滿如履春冰保身保家保令名若保赤子徐文貞云庭訓具存老去敢忘佩服國恩未報歸來猶抱慚惶沈鳳峰云身入兒童鬪草社心遊太古結繩時何柘湖云誦詩讀書由是以樂堯舜之道耕田鑿井守此而為義皇之民

至於朱司成云入則孝出則弟守先王之道以待學者仰不愧俯不怍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包蒙泉吳石門聯云兄進士弟進士一天雨露南御史北御史兩地風霜譚東門石門聯云東海上清風門第大江南喬木人家則皆近於誇矣

衛明德名青幼牧羊馬嶠寺前有道士見而竒之撫其頂曰兒他日腰金衣紫聞者笑之洪武末由總旗授薊州衛百戶歷陞都督僉事如道士言

慧雲和尚居城西草菴供一檀香佛朝夕敬禮為一行脚僧盜去追思至廢寢食忽夢在亭林寺買舟訪之所供

佛儼然在也一見抱佛大慟旁人感泣奈寺僧堅執不還訟之官始得復歸草庵

松之悍婦不能枚舉因夫以得貴因貴以虐夫有披髮通衢呼夫名而醜詆有數娶美妾竇禁錮以終身有夫將榮任披麻衣以詛呪有禁不置副斬夫嗣而不恤夫枵腹而偏靳饕餮客在堂而故撻奴婢過聽六婆大捐黃白出入由已不告舅姑自謂夫之無奈我何不意其夫憤鬱旋遭大故門堪羅雀外侮存至而向之奉我順我者俱轉而之他矣悔恨之極不兩三年間亦隨死余所見六家矣

吾郡日河在府治東南月河在府治西南民謠曰日月河通出狀元前已驗之鶴灘公矣萬曆甲申居民朱思義建議重開丙戌唐抑所中鼎元至庚子許太守繩齋復濬城中支河辛丑張瀛海大魁天下

青浦邑博某北方人也嘉靖己酉蒞任與一友善許其必捷至歲考閱其試文喜曰必在三名內矣及發案竟黜大異之即覓批首試作讀數過不能解唵曰此真繫辭矣

夏怡匏者夤緣為太醫吏目鄉人未之信也徐文貞作相會京察欲去一二鄉紳以示公乃以夏充數報至夏誇

於衆曰君輩素不信我作宦今當若何
有一友素不度理道聽塗說偶謁張白灘張欲戲之故語
他友曰近日三閣老爭論朝事遂至攘臂聖上遣六部
九卿置酒和釋亦大奇事此友信之遽造沈鳳峰處備
述沈笑曰此語從何而來友曰頃張白老親對某言之
翁若不信遣使偕某往訊之可也沈如其言張大笑曰
出門不認貨矣

松俗多龍陽之癖其好之甚者大抵艱於舉子如朱文石
孫雪居陸咸齋顧君實是也林弘齋嘗語咸齋曰公欲
生子乃從不生子處用功子安從得可謂名言

吾郡三十年前從無賣蘇扇歛硯洒線鑲履黃楊木梳紫
檀器及犀玉等物唯宗師按臨擺攤逐利試畢即去今
大街小巷俱設鋪矣至於細木家伙店不下數十民安
得不貧

喻太尊楓谷蒞任有一貧郎自言與喻相知曾有尺牘相
及尚能記憶友人請誦之乃曰承賜概不敢領謹完上
在座者無不絕倒

萬曆乙亥丙子間熊公成吾鄭公梅屋同貳吾郡鄭武林
人恃太宰張元洲同鄉數侵侮熊熊不較後熊為青州
太守鄭以長史謫其地熊愈厚遇之

嘉靖間府試童生各位公祖俱在察院內時太尊郡丞司
理皆甲科諸童競持試卷請教獨別駕起家鄉科無一
送覽者不勝憤怒偶一童因被擠落後將卷暫送別駕
即啓太尊曰此間人情炎涼各童以晚生鄉科無一卷
見示獨此童不棄必求收錄守即書一取字在卷面此
後童卷競呈一切不閱矣

丁編修之子為丐父執楊進士屢調之丐如故也楊無可
為計一日雨中見丁於塗即令人呼至家傳命曰老爺
留公子午飯直至下春丁已餒甚乃出醴酒一大壺飲
之而以此小蔬菜佐酒竟不設飯枵腹而歸泥濘益甚

登橋地滑失足而仆遂死事雖近慘然以此處不肖子
弟亦暢

倭夷之亂太府雙江方公大有保障之功如賊在東則開
西門在西則開東門南北亦然以納避寇之民通洩溺
之艘一日訛傳倭已入城吏胥皂快奔竄殆盡止存廐
卒一人公即騎馬令其隨後出城迎倭至館驛方知訛
言仍單騎還府何等膽量

嘉靖末年吾松有改銓部者語人曰異日同年中知縣推
官朝覲考滿入京到敝衙門如何行禮時徐文貞秉國
聞此言遂謂戊辰諸公曰處已要謙聞有方居要路即

欲虐其同年者終無受用戒之諸公初不知所謂後方知有為而發

徐仰齋夫人季氏病故值文貞當國本所千百戶奠章自稱門下沐恩卑僕朝廷五六品官卑鄙如此

沈鳳峰家貧瘠田百畝海中丞時松人售田產者皆誣為侵奪士夫憤憤起與之辦公獨裂券還之中丞亟稱公賢而貧益甚捐館至不能葬豈不可惜

萬曆己卯孝廉聶公訥庵朱公洋庵卒業南雍途遇典客郭姓者喝二公下馬二公不能堪乃偕陸文學秦上舍至郭衙舍共毆辱之遂為大鴻臚章公煥所劾奏時許

文穆為祭酒不得不參下四公於司寇獄俱問革後聶病故朱破家奏辦二十餘年始准復然不許會試授官鬱鬱而卒暴怒之當戒如此

余友屠君光啓萬曆甲辰偕殷十峯少參遊武林殷為交際入城屠獨遊西湖縱步至一廟見已故家人某在彼屠驚問汝何得至此僕曰我死即入此廟廟主甚好每日有人祭賽今任滿相公生平正直我已力薦不日當未上任矣屠再三懇免僕曰已不可辭遂歸抱病見此僕隨至不數日卒

先典客中條公講學武林偶宿湖墅一門生家夢一卒持

帖到門云晏爺相訪先君出接見公黑面多髯衣冠偉然交拜而別旦起則湖墅諸公相率求先君作晏公廟碑始大異之文完亟往拜廟去寓所僅數百武耳

萬曆辛丑北海顧公孝泉乙未進士掌教吾郡俸已及期即日有六館之擢忽聞尊公抱病遂棄官歸養郡中士大夫及諸生苦留不得去之日行李一肩時尚艱舉子後八年以計部郎督漕江南始舉子於吳門署中天之福善良亦不爽

熊公際華豐城人萬曆乙巳來令吾邑其文學政事世所罕儷訟庭標語皆成史漢嘗斷一妻訟夫者標語二千

餘言言言精絕至懸魚之操真不染一絲父老相傳邑父母清廉者代不乏人當以熊公稱首

嘉靖庚申邑父母倪公光薦清操無比而貳守潘公仲驂頗多物議郡中遂成一聯云知縣清廉宜乎科道光薦同知貪酷拚得撫按重參

范中方太卿名惟一弟憲副中吳名惟丕松人戲曰兄名一弟名不一

武林江公縉石於宋遜庵為年姪縉石秉憲蘇松偶送一帖至遜菴寫帖者失於檢點止五摺遜庵發回帖對來使面截去後一摺待年姪殊不為過

張鎧華之富人也每緣公務入城會計出納殊為憚煩嘗書四字於室曰望城欲哭一日歸焚香告天曰鎧志在隱居不慕富貴願薄田二十畝自為耕穫府吏不擾老於山林足矣夜夢神告之曰欲富貴則與之比則不可出西樵野記

張東海作假髻篇諷刺時事當路銜之出守南安不得調而終邵二泉作輓詩曰張公不作南安守盡說文章止潤身滿路棠陰館蓋後忌公人是愛公人

張公黼未第時夢人告之曰汝他日中式定在狀元之前覺而思之世豈有科名先狀元者乎吾殆不得第矣及

成化丁未得雋名在十五費鷺湖名在十六是年費作狀元計得夢時費尚在襁褓中也又公幼時夢神示以府丞二字及致仕乃有府丞之命榮進有定如此

顧東江為禮尚侍大拜有日竟為忌者所中罷歸書之齋壁曰只如此已穀了更那般便怎麼

嘉靖間洙涇有三詩翁王鶴坡良佐由鄉薦終邑令戚龍淵韶則布衣張一桂冕則諸生也孫文簡盛稱其詩為梓三詩翁集行世

萬曆十五年正月十四日木冰是日寒甚雨滴樹上即凝為冰愈滴愈凝長約寸許風動樹錚錚有聲兩日始消

明年大水

嘉靖十二年六月中旬魃魃地方白日起蛟禾苗蕩盡四十年五月十四日余山前一起九蛟水湧丈餘平地成河又萬曆二十五年五月二十八日鍾賈山蛟起崩西南一角又三十六年五月十七日鳳凰山蛟起張東海墓前倏忽成潭張瀛海亟令人填塞

嘉靖癸丑貳守張公名仲豫章人少年科甲由廣德州守擢佐吾郡廉平公恕民甚懷之然閨幃之間尊卑失序寵妾虐妻銜恨已非朝夕三月間竟為妻殺死妻亦自盡張死之前數日偶至府南承流宣化坊頂忽然墮地

若為先兆

萬曆丁未正月迎春之日不知何故傳言是日大盜入城劫庫郡邑前擺列兵器下春即閉城門余同楊茂謙觀春東門因候四弟於曹家橋飯畢入城已閉門矣究竟安然

成化甲辰夏秋間訛言有物入人家遭之者如魃魔或能傷人咸鳴金擊柝警守達曙嘉靖戊午八月亦如之訛言狐精將至鄉市皆徹夜鳴鉦又嚴貯水有物過處競以水洒之一着水即倒視之乃剪紙為人也踰月始息沈玄覽論議刻薄嘗云某老先生有銀不用藏之地窖便

謂此銀是沈玄覽的亦不妨

正德庚午九月間民間訛言大兵將到居民出走城中幾空至晦日又云兵已至矣婦女有入井死者十餘日始定萬曆丁亥東土訛言倭至海岸男女無不鼠竄入城葉榭渡口四十餘人共一舟舟小人衆至中流覆沒無一生者

錢尚書溥為四方水旱被劾去位語同寅曰北直隸大水余輩當之南直隸大熟請歸諸公正所謂丈母牙疼灸女婿脚眼也諸公大笑此語傳入禁中

王敬宇在張氏設教張出題試其子曰先生如達明日敬

宇知之亦出一題曰牛羊父母

某姓萬曆癸酉應試南都寓朝亭子巷間壁一道者僦居飲食供張擬於縉紳某夜瞰之見其熾炭鎔銅出藥一小丸投之立成白金如是者半月某不勝艷慕三場甫畢即往拜之懇求再三始出一丸令某自投於罐果驗大喜即強之至松并載其妻養於家日進甘旨於是遣奴四出市藥二奴至山東盜礦事覺其一死二奴至陝西覓銀贖歲餘不還費出不貲家業蕩盡一日與道人共酌門戶鐃閉如故厥明夫婦俱適竟不知何從而去也

萬曆乙亥四月朔日未刻日食既星斗滿天蛙聲大作闌
闌中即有乘機搶奪者各家門戶無不緊閉

倭入寇時東郊房屋焚燒幾盡至張氏三節坊倭亦舉火
內一倭搖手曰好人家也勿火今歸然如魯靈光乃知
人誠為善醜夷尚然感化况同類乎

成化丙午八月十二日正午天宇澄霽忽空中駕一小舟
墜城西董質軒樓上觀者塞道視之乃芟草所結時質
軒已病曰此船來載我耶尋卒

董質軒同袁舜舉留布至南都遇日者推命日者大驚曰
何緣遇大富大貴人二人訊之云袁公官至二品董公

富至十萬董戲袁曰我之服賈或者十萬可致子安得
二品官耶袁請今日割背東歸力學不五年遊泮聯捷
後累官布政使董家業益饒有董十萬之名二公老年
交好聯姻享有壽考

海剛峰公大有功於吳下只宜專祀今鄉村社廟無不奉
之乃與一班邪神鬼崇為伍邪正不倫公其肯降臨耶
何祠部良傳娶宋氏為諸生時病篤語宋曰我已矣若善
事後人宋號泣即自盡而公竟無恙公感其意終身不
娶正室時以義夫節婦稱之

王海槎田僅百畝而其藏書多至萬七千卷多藏書家所

未有者大參白谷尊公也

癸丑倭亂時范中方尚居泗涇聞賊至急攜家眷行至陳方橋暫住一大家明日有人來報賊果至泗上中方曰吾本泗上官家賊必問所往安知其不來襲我也明須急行以避之遂連夜而行後知是夜賊果至陳方劫掠而去

董漸川避倭全家住舟中視賊所向以為趨避一日泊城西呂港涇地方抵暮心動即令放舟而南十餘里明日傳言賊焚劫西門諸大家夜來酣卧陸家壻內去董泊舟之所僅數百步耳

倭亂時郡司理悟齋吳公守西南城兩久城裂勢甚岌岌公盡撤官兵僅以箭手數千人與賊相持開府周公石厓驚曰兵何寡耶吳公曰賊見吾兵衆將盛為之備寡則疑疑且退矣賊果遁去

嘉靖三十三年六月十三日倭至南倉場焚燒所造海船煙燄蔽天勢將臨城東門外人擁萬計求入城不得哭聲震天時司理吳公悟齋至大啓門納之或有危之者公曰吾寧以一官博數萬生靈也

嘉靖間昇平日久武備甚弛三十一年夏有倭船飄至寶山人不滿百皆飢困吳淞所巡邏百戶馮舉與隊長屈

倫率所部欲擒之僅殺一人墮水賊衆持刀奮鬪二人
并巡江百戶宗元爵皆被殺賊據上海民家楊氏數日
遁去賊知沿海無備遂大舉入寇

上海從無城極受倭焚劫之慘邑里為墟郡守方公雙江
始議築城數月間幸賊不至城遂城

嘉靖三十三年賊首陳義詐投盧參將帳下得入上海城
期為內應會邑人徐某曾被擄義令其搔癢見義左股
有一大黑痣後逃歸時遇義於酒肆大驚亟報官擒之
驗其左股果有痣即戮之餘黨皆遁

嘉靖乙卯三月我兵與倭戰於浦東陸家園不利倭酋有

衣紅乘白馬者持雙刀衝擊我兵陳瑞者挺身與鬪竟
斬之瑞口銜所斬首截浦而洄賊懼而退

嘉靖丙辰五月初一日賊圍上海積十七日內外援絕賊
作長梯置兩輪於下乘四鼓時守者多倦寢賊百餘人
匍匐渡濠舁梯倚城牆一賊躡級將登適城夫楊鈿躍
起登女牆吶喊賊從下以鎗戳之鈿墮梯上賊亦墮於
是城上砲石如雨賊退而渡濠會潮大至賊溺死濠中
者六十七人皆被重鎗持利器頭大如斗口圓而小色
黝黑知為真倭其精銳盡於此

孫省祭名鏜莒州人習騎射負氣不羈商吳越間嘉靖甲

寅倭亂吾郡廣募勇士孫倡義而未願戮力殲寇及輸已貲助兵餉郡侯方公雙江壯之參政翁公見海試之藝蹶張超乘躡捷無倫所佩雙刀衆莫能舉會兵憲任公為賊所寤謀者告急翁公即遣孫往孫望見疾呼馳冒賊圍脫任公於難不無輕敵心亡何賊黨西渡泖許孫突出賊後逆戰竟日矢盡弦絕後援不至還至石湖橋遇伏被刺死時年三十四

倭入寇時總臣張公有親兵取人一縑郡司理吳公悟齋鞭之數十張怒讓吳吳不為動徐對曰公用兵以安民也忍庇兵殃民乎張愧而止

瓦氏者土司女帥也調至松媿身纔四日聞夫與倭戰被圍曰必須親往乃握雙刀乘馬殺入重圍翼夫而出已而回首不見其夫復轉鬪竟救夫歸

倭亂時撫按令傍海居民各自團兵禦敵獨十五保盛太學紫亭一枝號盛家兵最稱無敵有家奴盛廉者果敢善戰又有所募卒邵搭辣胡每飲酒傾一樽即赴敵嘗滾入倭營中殺三酋而歸紫亭積功至世襲百戶願改文階乃為青州三府九年陞提舉海上人至今能言之南滙所城中有李三兒者驍勇善戰共殺十餘倭倭亦必欲殺之然三兒恃勇輕敵一日立城之睥睨大叫曰李

三兒在此敢來戰否於是倭奴取鳥嘴銃七把一時同發三兒被傷死次日覓貌類三兒者仍立睥睨叫喊倭置若不聞矣其姪震瀛公年方十六具呈尚代巡仰三公為三兒乞恩尚竒之試文一首甚稱賞送入衛庠後登科甲

徐長谷云倭刀犀利可制者唯大片毛竹拒打其刀必折此朱倭制禦徐倭之說也述告備倭者

徐長谷好觀天文嘉靖癸丑倭亂六月初三日之初昏南天赤氣布滿辰方忽見蚩尤旗長谷次日作書達方郡守云蚩旗之下天罡主之理當大戰南漚嘴正當郡東

南隅若韓公果是日合戰必勝蓋今之癸丑歲星在辰歲之所在戰伐必克昨為戊子日戌為我子為彼赤氣生戌土而辰拘子水此戰賊必破敗是日酉時報至果戰勝賊盡散去如長谷言

嘉靖初年永豐聶公豹令華亭三山鄭公洛書令上海同時有俊聲然議論殊不相下一日同坐察院側人報上海秋試無中式者聶笑曰上海秀才下第只為落書鄭應曰華亭百姓當災皆因業報真成絕對後二公皆擢臺省

顧長源無子每年進香杭州法相寺萬曆戊申其夫人夢

乘牛而往即於牛角上焚香隨抱一孩乘牛而歸直至
癸丑方舉子夢在六年前不爽若此

孫琴樓者北橋富僧也死後其至親某有婢舉子主母妬
而投之廁中主母之父夢琴樓告曰非公不能活我我
今在令壻家廁中望急救之其人操舟而往果見一兒
在廁中凍已殭矣即抱歸今尚在

萬曆癸丑會試揭曉填榜至一百十六名劉芳節二場失
判一稿兩監試必欲斥之倉卒不及閱卷補入乃以脩
卷第一名提補正上海董公邃初也

陳汝同景泰初為翰學閩人梁編修諱病語家人曰交遊

中唯松江陳汝同心地好且有家孤子女可托也陳敬
諾及諍卒陳經紀其家事無不曲盡嫁其女得松人黃
瑜後參閩政竟以梁之喪歸其鄉

海上俞見韋名文榮晚年登第夢王十朋以侍生帖來謁
時與其弟私語曰吾年老矣夢十朋豈得鼎甲耶後列
三甲應得縣令除官前一夕復夢十朋以治生帖來拜
亦不解明日選樂清始悟前夢至縣修十朋墓隊訪其
子孫復夢十朋來謝云無以報未幾獵者以虎皮送入
謂此十朋墓所獲

萬曆三十八年三月二十六日東門外西馬奔入城中人

隨後逐之愈逐愈奔值府門大開西馬竟入府堂時貳
守朱公攝篆大驚皂快持杖競逐始出

倪元鎮寄松江府判官張德常詩後題云陰陽冥隲宜少
留意間居尚可為之况自有職任而值飢者易為食乎
仙官分置洞府亦如世間局任德常兄固知之也此盛
德之言也

南滙所一人擄於倭二十年贖身娶婦遇便舟挾婦歸前
妻尚在伉儷復合因棄倭婦行乞於途倭婦無他能唯
造酒一日夜即可飲人鄙其丐不傳其法

徐文貞所暱紀綱僕甚恣出駕大舫鼓樂喧沸與徐侍御

南湖公舟相觸從者以篙亂擊公舟長年指示曰侍御
親在舟胡得不遜紀綱大呼此野徐也敢與我家相持
乎公歸使人給紀綱曰侍御將徵相公之惠幸而賜環
請賄子紀綱欣然來謁公責之曰汝主與我友也若何
假勢力無狀至此褫其衣杖二十人共快之

徐南湖父病瘍甚劇公徒跣風露中覓醫藥不得向天大
泣夜夢神語曰八角井有金絲草可為膏治之得之果
立愈

曹定庵嘗云茶湯不及菊湯菊湯不及白湯此言良然時
馮文所云衆味莫如白粥諸飲莫如白湯貴真貴澹與

人交亦然此皆有見之言

徐文貞建第於馮南江宅之南僅隔一水南江亦修葺其宅有讒於文貞者謂南江立飛樓衝其第文貞信之讒者益多文貞大恚後穆廟登極起廢建言諸臣南江亦在列或語文貞曰南江出必不利於公文貞乃令楊太宰特題一疏南江及魏良輔等六人望雖甚著年力衰遲各以大理太常卿貳致仕出蓬憲績錄鄙意各自基址各自營建孰得而禁之今人專信風水以致成仇構訟殊屬可笑

西僧利瑪竇作自鳴鐘以銅為之一日十二時凡十二次

鳴子時一聲丑時二聲至亥時則其聲十二余於金陵王大隱處親見近上海人倣其式亦能為之第彼所製高廣不過半尺上海則大於斗矣利師同事之人郭仰鳳住上海余亦曾謁之

張莊簡公微時即居南城濠約同志會文於龜蛇廟會日五更即赴經土地廟廟前見一人仆地隨聞廟中云兵部尚書來此人須釋之公至即呼仆者起口鼻中皆土旋命之去後公為南大司馬

嘗閱華亭縣志乃正德末年所修其志城池云池廣十丈深七尺距今不及百年徧閱四門城河有廣十丈者乎

雲隱齋誌 卷之二 三
東南門已成平陸矣皆因面城居民填土蓋房日積月累僅存一衣帶水無論島夷臨城可褰裳而過即以禦暴客亦不能也有識者能不寒心

沈昕峰云董環亭之僕某棄家為僧結小庵焚誦夜有物如獸面醜口大於箕向僧而坐至第三夜僧乃燒炭盈盆俟其至傾炭於口忽然不見及旦踪跡之乃大柳樹一株離庵里許樹有一竅甚巨炭在其中斫之流血恠遂絕

曹定庵未卒之前一日書於几曰明日午時天地晦冥風雷震撼此時吾將逝矣子孫以為先生好恠至期天地

晦冥果如先生言先生乃肅衣冠焚香拜天地祖宗畢端坐瞑目而逝時年九十

侯公端金山衛世襲指揮以膂力聞府治石狻猊以腕挈之行數步仍置故處嘗騎馬過柵門手抱橫木以兩股夾馬懸挂人皆駭異南漚地方有虎公格殺之烽墩下至今人呼其地為侯公殺虎墩

張莊簡公元旦拜竈有家犬坐於竈上衆大詫公具服拜如故犬下竈未幾遂死衆又大詫公亦如故子孫問之公曰見恠不恠其恠自敗

張東海葬在鳳凰山子孫皆葬於此地稍廣祭田亦不下

二百畝後至玄孫以訖病故里人思以役中之青浦大
令卓公鈿立東海鄉賢冊永免其役

陸平泉會元登第尊公志梅翁送家眷入京與郡守王公
華索船王問左右封翁何等冠服答云青衣小帽王曰
既如此不必相見臨行可報我及行封公仍舊衣帽王
終不引見但贖送冬米一擔若在今日不知謁者何等
冠服贖者何等禮物矣

方父母礪庵公考童生先期曰我有極長題童生必難措
手及出題乃今交九尺四寸以長陳父母春臺公考童
生語鄉先生曰童生不難考只須學而時習之這樣題

便筆窘矣後出題即學而時習之

太常京兆光祿太僕皆三品卿出乘輿皆避侍郎及坐堂
副都會都輿馬董幼海為光祿卿獨不避人以其先朝
直臣莫敢難之

舊規京堂翰林諸公使事旋里及致仕在告者謁巡按兵
巡則入中門走甬道巡撫守道府州縣則由旁門走東
階蓋以桑梓之重與持憲者有分別耳董幼海侍郎歸
馳西甬道退有煩言今絕無此事矣

曹定庵家居有林向陽者謁公公問何字對曰茂春公悚
然曰子不見朱文公名熹號晦庵乎子名向陽又號茂

春覺專在旺處一邊不可不思也

張莊簡莊懿宅在南門外孫文簡宅在東門外顧文僖宅在西門外當時與四公同榜同朝者其居在城市中皆轉售他姓唯四公久存要知城市不如郊郭郊郭不如鄉村前輩自有真見

姚四山訓蒙鄉間初到見其家僮毆母四山大怒曰余寧餓死豈可餬口於不孝之家亟作歸計主人重責其僮率之請罪始留

孔平仲談苑云松江鱸魚長橋南所出者四腮天生膾材也味美緊切不至終日不變色橋北近崑山大江入海

處所出者三腮味帶鹹肉稍慢迴不及松江所出

談苑云華亭鶴胎生者真鶴也形體緊小不食魚蝦唯食稻梁人喂以飯則食之其體大好食魚蝦啄蛇鼠者鶴合所生乃卵生也食稻梁者雖甚馴熟久須飛去唯食魚蝦者不能去耳

周文襄公巡撫江南巨璫王振當國慮其異已也時振作新第公預令人度其齋閣使吾松作剪裁擅遺之覆地不差尺寸振極喜稱其才公在江南凡上利便事振悉從中贊之

泗涇祥澤道院所供真武甚靈異一人盜其神座大鏡至

家則舉室通明藏之灰積中其光愈徹隣家俱見之盜大恐即送還神座又一人盜郡北真聖堂銅像舟幾欲沉行半夜不及里許仍真像故處而去

張蕃祚異才也年十三耿宗師楚侗取其入泮名聿起其父灵已倦諸生業矣不四年蕃祚死灵為門戶計勉著青衿未幾食餼又二十年賓貢時年七十餘其子福薄不逮其父矣

上海之南有龍華塔乃邑之文筆峯故邑中官中秘者甚衆張賓山官至尚書顧小川官至光祿少卿王隆槐官至尚寶卿翰林典籍顧硯山喬水心官至大理評事則

尤較著者

宋仲溫過雲間館於徐彥民家遊樂數日臨行寫陶詩一卷遺之真行及草書張草四體俱備約長四丈後餘一紙寫竹石真竒觀也徐之子不能守鬻之錢尚書原溥展轉易主今在上海陳滄海憲使家萬曆癸丑八月得一見之

章練塘地方有李姓者素橫人呼為李赤練無端詐其里人錢姓者十金後李故其妻妾一子同夕夢李云吾因白詐錢某銀今判至其家作大黃色白領者是也旦日其子托一鄰媪往視之果生三犬其一則黃色白領如

夢中言媪乃索之錢曰汝貧甚安用此犬媪備述其故
錢曰果爾乃吾讎也正當令其守夜媪以告其子即日
備十金還錢索歸此犬三日死

海狗腎近來以為至寶宦青登萊者求之而不可得真者
價值六十金萬曆癸丑四月吾松南滙所海中網得一
狗漁人不知其高價也烹而食之其皮尚在余友李念
魯親見之

馮南江聘徐南湖之女為其子文所之室婚啓云南湖兄
南江弟是豈人為八令愛八小兒良由天合至今稱賞
金硯江善謔一銀工求其題號金贈之曰酉室因書一扁

後列金名或讓金金曰無之吾弟將其風箱直豎耳
嘉靖間董幼海極論分宜父子奸貪吳悟齋疏繼上上大
怒二公俱謫戍廣右偶同坐一塔絕頂議捐生再疏盡
屏從人於塔下白日忽震雷擊塔攝上半於平地從人
皆壓死二公坐塔中無恙旋從牕孔出後分宜敗二公
官至八座吉兆已見於此出耳談

某督學試吾郡諸生論題為范仲淹請營洛陽一生不省
題旨即云范仲淹奸人也督學大詫曰范公一代偉人
而奸稱之乎此生被黜後太府紹亭查公考童生論題
清白以遺子孫有一童醜詆關西公查批云此真所謂

吠堯者西人真如一轍

松富人丁姓壯年無子其妾懷妊丁禱於真武云如生男
長成當攜至武當焚香以答神貺至六歲丁欲踐言妻
妾皆阻之卒攜其子命二僕相隨以行甫至山其子患
痘死丁悲慟數日後登山兒柩囑旅翁守之進香畢將
載柩而歸翁曰汝二僕載去矣主僕俱駭愕抵家妻詈
其夫曰止有一子何故先期寄歸丁大驚喜視之果其
子也問子何以得歸則茫然而已真武之顯應如此耳
談載之甚詳

